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十一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TONGSHI

中国佛教通史 (第十一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通史. 第十一卷/赖永海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394-6

I. ①中… II. ①赖…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5833 号

书 名 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一卷)

主 编 赖永海

责任编辑 王保顶 朱步贵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270 插页 60

字 数 7 0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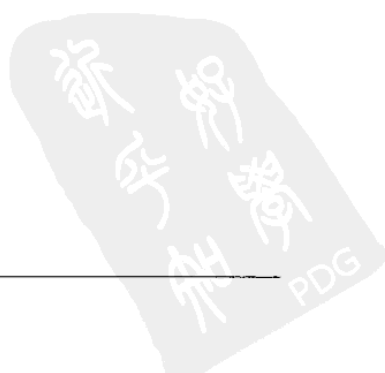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394-6

定 价 700.00 元(全套)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元代的社会与汉传佛教 1

第一节 元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1

- 一、元代王朝对汉地道教与佛教的扶持 1
- 二、元代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 3
- 三、元代王朝对其他宗教的支持 5

第二节 元代诸帝与汉传佛教 7

- 一、蒙古汗王与汉传佛教 8
- 二、元世祖与汉传佛教 11
- 三、世祖后诸帝与汉传佛教 18

第三节 元朝佛教的管理制度 23

- 一、元代佛教的僧官制 23
- 二、皇家寺产的管理制度 39
- 三、僧户与僧籍管理制度 42

第二章 元代禅宗 54

第一节 海云印简与北方临济宗 54

- 一、海云印简与临济正宗 54
- 二、海云印简的思想、禅风和传教活动 57
- 三、海云印简一系的法脉 61

第二节 南方临济宗 63

- 一、雪岩祖钦的禅学思想 63

二、高峰原妙及其法脉	68
三、元叟行端与云峰妙高	81
第三节 万松行秀与北方曹洞宗	89
一、万松行秀的生平及著作	89
二、万松行秀的禅学思想	93
三、雪庭福裕与林泉从伦	99
第四节 南方曹洞宗	105
一、云外云岫及其法脉传承	106
二、天童如净及其法脉传承	109
第三章 元代天台宗的传承	113
第一节 宋元之际天台谱系	113
一、法照系统	114
二、怀坦系统	115
三、觉先系统	117
第二节 元代天台教学	120
一、元代天台教学制度	120
二、元代天台的义学成就	125
三、元代天台与诸宗关系	138
第四章 辽、元华严宗的弘传	147
第一节 回归唐代华严:文才与元代华严的阐释	148
第二节 元代南北的华严学弘传	153
第五章 元代的律学撰述与唯识的研究	162
第一节 元代律学	162
一、元代的律师与撰述	162
二、《律苑事规》	165
三、藏传佛教的律学	167
四、八思巴的律学思想	169
第二节 元代唯识宗	171
第六章 元代净土宗的延续及禅教一致	174
第一节 净土的宗派自觉与禅净关系	174
一、普度的“念佛三昧”说	174
二、临济与净土	179

三、禅与净土的融合	187
第二节 元代的禅教关系	189
一、禅教之间的互动	189
二、临济宗与教门的融通	191
三、天如惟则对天台的吸收	193
第七章 元代的寺院经济	198
第一节 元代寺院经济概况	198
第二节 元代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	200
第三节 元代寺院经济的结构及经营形式	208
第四节 元代寺院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13
第八章 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218
第一节 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仪轨	218
一、宋代天台宗的忏法制作与实践	219
二、宋代华严宗的忏法实践	228
三、宋元佛教的社邑与净土结社	236
四、涅槃会与《涅槃礼赞文》	239
五、水陆法会的演变与发展	247
第二节 宋元佛教的慈善事业	250
一、宋代佛教的社会救济事业	251
二、宋代佛教的地方公益事业	254
第三节 宋元佛教的放生习俗	256
一、放生习俗的渊源	256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动	258
三、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260
第九章 元代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262
第一节 元代与东亚佛教文化交流概述	262
第二节 日本入元僧的修学活动及其影响	263
第三节 元代赴日僧活动及其影响	274
一、大休正念与西涧子昙之赴日	276
二、无学祖元(1226—1286)之赴日	278
三、一山一宁(1247—1317)之赴日	279
四、其他赴日禅僧的活动	282

第四节 元代与朝鲜的佛教交流及其影响 285

第十章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 290

第一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的媒介与时间 292

一、传入时间 292

二、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圈的形成及其传入云南的媒介与时间 299

第二节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323

一、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性特征 323

二、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派别 325

三、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主要经典 335

第三节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 342

一、组织制度 342

二、僧伽制度 354

三、居士制度 357

四、僧阶制度 359

五、戒律 360

六、安章 363

七、寺院供养制度 368

第十一章 后弘期藏传佛教及其主要派别 374

第一节 佛教在西藏的再度复兴 374

一、在多康的复兴 375

二、在阿里的复兴 377

第二节 藏传佛教主要派别及其思想 381

一、噶当派及其佛学思想 381

二、宁玛派及其佛学思想 390

三、萨迦派及其佛学思想 403

四、噶举派及其佛学思想 414

五、觉囊派 437

六、希解派 442

七、觉宇派 444

第十二章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447

第一节 萨迦派在元代的兴盛 447

一、凉州会谈 447

二、帝师 450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462
一、	传播形式	462
二、	传播区域	470
第十三章	宋元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482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佛教石窟造像与寺庙雕塑	482
一、	杭州飞来峰造像	483
二、	四川的石窟造像	483
三、	陕西北部的石窟造像	486
四、	甘肃麦积山石窟造像	489
五、	宋代寺庙罗汉雕塑	489
六、	辽金时期的佛教雕塑作品	496
七、	元代的“梵式”造像	498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佛教绘画	501
一、	寺庙壁画	502
二、	文人画家的佛教绘画	509
三、	佛教版画	513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佛教书法	513
一、	僧人书法	514
二、	士人佛书	523
人名索引		530

第一章 元代的社会与汉传佛教

1206年,蒙古各部落公推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此后,蒙古大汗国的几位首领率几十万大军,进行几十年的征战,横扫欧亚大陆,相继灭掉辽、西夏、金、宋等国,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在这个大帝国中,居住着持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民族,包括汉、蒙、回、女真、畏兀儿、契丹等民族。如何实现大帝国的有效统治,就成为蒙古汗国以及后来改称为大元帝国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允许不同信仰的存在,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护及支持,无疑是安抚人心、确保对整个帝国统治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一节 元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元代王朝对汉地道教与佛教的扶持

蒙元统治者仍然信奉本民族的宗教即萨满教,有元一代,源于萨满教的国俗旧礼一直未尝废弃,由蒙古巫觋主持祭天祀祖的仪式。但是对于其他宗教,蒙古统治者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并积极接受这些外民族的宗教。从早期的皇室成员的信仰组成,可以看出蒙古统治者的宗教

宽容政策。元太宗成吉思汗,继任者窝阔台、宪宗蒙哥都信萨满教,而定宗贵由和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则信奉基督教,成吉思汗之孙别儿哥信伊斯兰教,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妻察必则信奉佛教。对被征服地区的宗教,蒙元统治者首先解决的就是与中原地区道教的关系。

早在成吉思汗西征西域各地时,就注意处理国内汉地道教徒的关系。1219年,在他率兵讨伐花剌子模时,就派人去山东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赴西域,讨教治国方略和养生之术。丘处机借机向成吉思汗讲述全真教理,并认为养生之术“以清心寡欲为要”^①,而治国则“敬天爱民为本”^②，“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③。成吉思汗非常赞赏丘处机，让他执掌天下道教事务，并免去全真道徒的赋税徭役，道教因此得以发展和壮大。其后不久，道教与佛教发生冲突，虽然道教在佛道辩论中失败，但是元朝政府并未取缔道教，而是让道教继续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在佛道辩论失败后，道教徒经常出入皇庭，接受封赏。有的道教徒还经常为元朝政府举行禳灾法事。《元史·本纪第十四》载：“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阁皂、三茅设醮，召天师张宗演赴阙。”^④《元史·本纪第二十七》载：“龙虎山张嗣成来朝，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⑤《元史·本纪第二十七》载：“庚申，加封故领诸路道教事张留孙为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⑥“癸卯，命道士苗道一建醮于长春宫。”^⑦《元史·本纪第三十五》载：“召亳州太清宫道士马道逸、汴梁朝天宫道士李若讷、河南嵩山道士赵亦然，各率其徒赴阙，修普天大醮。”^⑧

在与道教徒接触的同时，成吉思汗也留意汉地的禅宗。在蒙古兵进入中原时，成吉思汗发诏要善待中原地区的禅师。他非常欣赏跟随蒙古

①②③《元史·释老传》，《元史》第255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

④ 同上书，第161页。

⑤ 同上书，第341页。

⑥ 同上书，第412页。

⑦ 同上书，第414页。

⑧ 同上书，第437页。

大兵北上的印简禅师,下诏供给生活给养及日常所需。定宗即位后,下诏命海云禅师执掌天下释教事,并延请印简住持上都太平兴国寺。印简还曾应诏谒见忽必烈,为其说法受戒。而对于印简提出的保护汉地僧人、扶持汉地佛教的建议,蒙元统治者均欣然接受。另一个禅师、曹洞宗万松行秀也受蒙元统治者的器重,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则直接参与政治,成为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蒙元统治者还帮助禅宗恢复祖庭,兴建新寺,给予大量的田地和财产,并取消或减免佛教徒的赋税杂役。在蒙元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的社会地位更是远远高于两宋。《元史》载:元世祖二十七年,天下寺宇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①可见,汉地佛教在有元一代是非常繁荣的。

二、元代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

汉地禅宗以修养心性为宗旨,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世间求解脱。而蒙古族世代信仰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与祖宗祭拜为主要内容的萨满教。汉地佛教所说的修养心性以及诸法本空的学说,显然不符合蒙元统治者信仰习俗,更不能满足祈天永命、禳灾求福、护佑朝政的现实需要。元世祖忽必烈曾先后几次召集禅僧入殿讲解佛法,但他显然不能理解高深玄妙的禅理禅趣。例如,他曾经问过一个禅师(云峰妙高)得上乘法的禅师是不是“入水不溺,入水不烧”。禅师明确地告诉他“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事”,这使忽必烈大为失望。^②同样,当忽必烈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去西域时,也是原以为丘处机能为他提供长生之术,而藏传佛教所宣扬的即身成佛的教理和注重密法的宗教仪式正好能满足蒙元统治者对宗教的这种信仰心理和现实需要。

① 《元史》,第195页。

②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藏》第49卷,第721页。

蒙古人很早就与吐蕃高僧有过接触,但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时,蒙元统治者才正式接受藏传佛教。史书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征讨西域时迷路,遇到一个吐蕃僧人,僧人发神迹给世祖帝指明了道路,使世祖帝大为折服,回来后就大弘秘密教。与忽必烈接触最频繁、相处最为亲近的秘密教高僧八思巴(1235—1280)从小就在蒙古人中长大,他接受了蒙古人的价值观念,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领导人的侄子。1275年,忽必烈表示信奉萨斯迦派,并于1260年封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吐蕃和汉地佛教事务,这是元代设立的佛教最高行政长官。此后,吐蕃佛教就居于所有宗教之首。忽必烈鼓励王室成员都信奉吐蕃佛教,他让太子真金跟随八思巴学佛法。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举行佛教活动,此外每年都要举行佛教灭魔和护持国家的仪式,安排佛教典礼和游行活动。忽必烈规定历代皇帝登基前都要接受帝师的灌顶、授戒,帝师从吐蕃归来要举行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元史·释老传》记载了元朝上下对帝师的尊崇之盛:“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印。比至京师,则敕大府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①

除皇帝尊奉帝师外,诸王及皇室成员也都拜秘密教的高僧为师。有一个从高昌来的比丘尼,法名叫舍蓝蓝,在成吉思汗征西域时随蒙古兵来到京师,入内宫侍真懿顺皇后,成宗帝时又侍奉皇太后于西宫,深受内宫宠爱。后奉成宗之诏礼帝师为师,剃发为尼,继续留在宫中,又历经武宗和仁宗二世,“朝夕于太后之侧入而侍出而从,所言必听,所谏必从。睽宠之隆,犹子侄焉”,宫中上下对她礼敬有加,皆敬以师礼。仁宗帝时,

^① 《元史》,第2556页。

请退于宫外,奉诏居妙善寺,并得到皇帝大量钱财物资的赏赐。文宗即位,宫中自皇太后直至公主,对她“爱重于师,有兄弟之义,尤加敬”,死后,皇帝赐号为真净妙惠大师。^①

忽必烈归依吐蕃佛教,是想通过扶持宗教来实施对吐蕃有效的政治统治,《元史·释老传》就载:“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②秘密教宣传行佛法能镇护国家,除灾致祥,这也极大地满足了元朝统治者的现实和心理的需要。

元朝政府不惜花费巨资扶持吐蕃佛教的发展,世祖帝就曾命僧人以黄金为泥,缮写《大藏经》一部,此次缮写耗资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当时皇宫内惟真言梵字广加装饰,以表示行住坐卧不离佛法。元朝统治者 also 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吐蕃僧人经常要求皇帝释囚,僧人犯法也经常被免掉处罚。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抢民薪,民诉之官府,还没等处理,西僧就率众上门闹事,结果遇赦以免。元帝还曾下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③忽必烈时,一个军中小卒由于拉扯西僧而受到重罚。元朝统治者保护和支持吐蕃佛教一个后果就是:“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④

三、元代王朝对其他宗教的支持

除佛、道二教外,蒙元统治者也允许并支持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传播。

基督教在元朝是较有影响的一种宗教,这其中包括聂思脱里教派和元朝时期从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和东正教。聂思脱里教是唐代以来就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流派,又称景教。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唐政府的取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5页。

② 《元史》,第2556页。

③④ 《元史·释老传》,《元史》,第2557页。

统,景教在内地几近消失。辽、金时期主要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入元以后,由于西北地区相继被蒙元王朝吞并,信奉聂斯脱里教的教徒随蒙元兵散到全国各地。元朝文献,又将聂斯脱里教称作也里可温。蒙元统治者为了安抚西北民族,对聂斯脱里教在政治上也给予支持,允许自由传教,发展信徒。皇室成员中,定宗贵由可汗和察合台,以及太宗后脱列哥那、睿宗后唆鲁禾贴尼都信奉聂斯脱里教。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政府管理机构以处理聂斯脱里教的宗教事务。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宗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①。七年后又恢复司的建置。与佛教、道教一样,也里可温教徒也享有减免赋税杂役的优惠。也里可温教徒分布在全国各地,西北地区仍是主要聚居区,山西大同、太原,以及江南镇江、扬州、杭州,西南的昆明以及辽东地区都分布着也里可温教徒。而元朝首都大都则是也里可温教的活动中心。

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也有接触,在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以前,西方国家派来的基督教使者就来到中国,而且有几位出身基督徒的工匠还长期为蒙元朝廷服务。忽必烈登基后,热衷于邀请西方基督徒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于1275年来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忽必烈允许后者可以往来于中国各地,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更多的有学问的基督徒来华协助管理元朝帝国。忽必烈曾要求来华的西方使者请求罗马教廷允许更多的基督徒来中国,但最终未能如愿。不过,罗马教皇委派孟特·戈维诺等人于1294年来到大都,通过传教活动,吸引了一大批中国信徒,仅大都新入教的中国信徒有六千人之多。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罗马教廷委任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以大都为中心,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四周延伸。南方的扬州、泉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教徒人数也

^①《元史·百官六》,《元史》,第1300页。

众多。

元代的伊斯兰教则是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又被称作回回教,其成员主要来源于蒙古军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以及征调来的军队、入朝的回回官员、来中国经商因而留下来定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定居在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后裔。蒙元统治者将所有社会成员分成四类,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回回人占据了色目人的主体。回回的政治地位很高,不少人在元廷中任高级职务。忽必烈朝的管理国家财政商税的丞相阿合马就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还主要掌控着国内外的通商贸易,对元朝经济社会的动转有重要的影响。伊斯兰教主要限于在回回人中间传播,一部分蒙古人受回回的影响,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包括部分皇室成员。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由于从小就由回回人养大,所以就信奉了伊斯兰教,他还让其所属的十五万蒙古大军中的大多数人跟随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元朝统治者同样也制定了有利于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的宗教政策。元政府在中央设“回回合的司”,依回回法管理本教的宗教事务,包括词讼及部分刑名之事。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则由政府发放俸禄,地位相当高。

除了上述宗教外,元代的社会中还有萨满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宗教。萨满教主要是在蒙古民族中传播,虽然不少蒙古人改信了佛教、伊斯兰教,但大多数蒙古人保持了本民族古老的信仰。犹太教、摩尼教则限于民间小范围地传播。

有元一代,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府部门对各种宗教的支持,是以前的任何王朝都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元朝辉煌的宗教文化,也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使西方的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通过教徒传到中国,而中国固有的文化也通过教徒传到国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第二节 元代诸帝与汉传佛教

蒙元统治者也很支持汉地佛教的发展,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代帝王

都重视与汉地佛教的联系,通过文化上的扶持达到争取汉人对新王朝统治的拥护。

一、蒙古汗王与汉传佛教

蒙古汗国开国皇帝铁木真于 1206 年被公推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为蒙元王朝的开国皇帝。不久他统一了蒙古各部,又相继灭辽、金、西夏,后又挥师南下,统一中国。在南下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就注意处理好与汉地佛教的关系,通过给予政治与经济上的扶持来安抚民心,争取汉人对蒙元帝国统治的拥护。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命木华黎率蒙古大军南下攻取宁远,俘获禅僧中观沼和印简,并将他们带回蒙古国境内。成吉思汗传旨给木华黎:“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指中观沼)、小长老(指印简),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难,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①木华黎奉诏对中观沼和印简大加赏赐,并延请至兴安香泉院,赐号中观沼为慈云正觉大禅师,印简为寂照英悟大师,其日常饮食及传法活动皆由官府供给所需。

成吉思汗在蒙古兵南下期间,还俘获了金国官员耶律楚材,后者是曹洞宗万松行秀禅师的俗家弟子。早在蒙古兵攻破燕京之前,耶律楚材就虔信佛教,经常参谒安澄和尚。在蒙古兵攻占燕京后,耶律楚材功名之心淡泊,经安澄和尚的推荐,投到行秀门下潜心学禅达三年之久。其间“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②。成吉思汗征西夏、辽时,命耶律楚材随军,担任占星、司医等事。耶律楚材借机向成吉思汗宣传省杀爱民的思想。期间,耶律楚材与行秀常有书信往来,多次劝说行秀写出《从容录》。从现有的文献当中,看不出耶律楚材曾向成吉思汗宣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正藏》第 49 卷,第 703 页。

② 《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大正藏》第 48 卷,第 226 页。

传禅学思想。实际上,成吉思汗诏禅宗俗家弟子耶律楚材随军的理由,并不是对禅学心性理论感兴趣,而是误以为禅僧都具有占卜、祈灵之术。《元史·耶律楚材》就记载:“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①“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②“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当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③可见,出身于蒙古萨满教的成吉思汗并不能理解禅宗的深奥学理,而把它当作能镇护国家、除灾致祥、祈求灵验的一种神仙方术。这同成吉思汗邀请全真道领袖丘处机赴西域请求长生之术的历史事件有相同之处。成吉思汗善待中观沼和印简禅师的理由也不过是认为他们“实是告天的人”^④。

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继任汗位,后人称之为元太宗,他对汉地佛教也表示出亲和的态度。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差官试经,沙汰僧尼,并就此事请教了海云印简禅师。在遭到印简的反对后,窝阔台就取消了这项命令。不过,这一举措有助于扭转当时沙门不读经书、少护戒律、学不尽礼的风气,激励禅教界多设讲席,习读经典,为后日的汉地佛教的振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几年后,窝阔台派人统括中原各路民户,“欲印人手臂”以作标记,印简禅师认为这无异于将人视作兽类而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窝阔台也因之取消这个命令。窝阔台还接受印简的建议,恢复了孔孟祭祀活动,免除儒学后人的差役赋税,从而争取到一部分汉地儒者的拥护。窝阔台对另一名定居蒙古国的禅僧万松行秀也礼敬有加,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下诏命行秀主持燕京万

①②③《元史》,第1938页。

④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正藏》第49卷,第703页。